

# 老照片背后的童年记忆

## 童年时光·老照片

50后的童年照

从强台风中「抢救」出来

文海南日报记者符玉润



1957年,3岁的符法(右二)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琼海嘉积的一家照相馆里,拍摄了这张照片。

60后的老照片

一张珍贵的「全家福」

文海南日报记者邓钰



1977年的莫仁静(前排左一)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,是照片的主人——符法(右二)和三位兄弟姐妹的合影。

“这是我大哥,我二姐,还有我弟弟。当时我才3岁,完全不记得当时拍摄的场景了。只知道这张照片是在琼海嘉积的照相馆拍的。”符法回忆,当时,他的父母在琼海嘉积中学当教师,虽然老家在文昌,但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在嘉积出生的。

“你看,我和弟弟穿着同一款衣服,由于我们只相差一岁,又经常穿同样的衣服,往往被人误认为是双胞胎。”符法指着照片中两个穿着同样款式吊带裤的孩子笑着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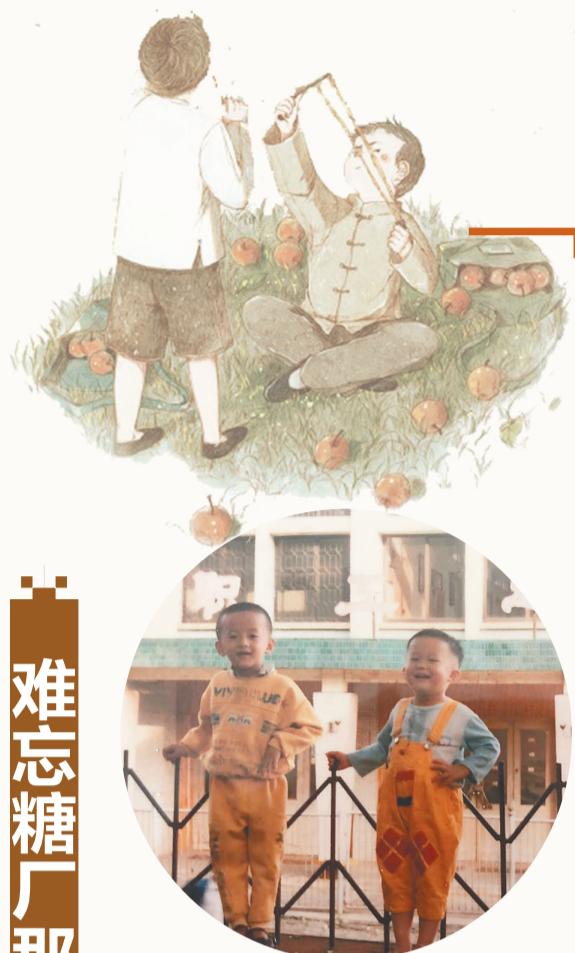
这张边角已经有些模糊的黑白老照片,其实是一张翻拍出来的照片,照片原件早已被岁月磨损。

“记得在1973年十四号强台风过后,我从风灾后一片狼藉的家中搜到了一本相册,从里面把这张照片‘抢救’了出来,一直小心保存着。”在1980年代,由于担心照片会褪色,符法将照片带到了照相馆将它翻拍下来。“我洗了好几张,赠送给兄弟姐妹和亲戚们留存纪念。”

如今,这张被细心保存下来的照片安静地躺在符法的家庭相册中,每到家庭聚会,他总会拿出来与亲友们分享,和兄弟姐妹们重温童年的回忆,也给下一代讲述当年的故事。■

## 编者按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。每个人的童年时光,都有值得玩味的细节,而透过老照片的回忆,一切都是那样鲜活,仿佛就发生在昨日。在今年“六一”儿童节之际,海南周刊选取不同年代老照片的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,拾掇一个年代的岁月痕迹。



90后的旧时光

难忘糖厂那段岁月

文海南日报记者邓钰



1995年的王禾禾(右)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,身着黄色背带裤、长袖T恤,脚踩塑料凉鞋的便是照片的主人王禾禾,他是原琼山市龙塘糖厂的一名职工子弟,旁边的人是他的童年玩伴。

“这张照片是我3岁时,由糖厂负责宣传的叔叔给我们拍的。照片的背景是龙塘糖厂职工之家,是厂区职工和家属们休闲娱乐,开展文化生活的地方。”王禾禾介绍,1992年年底,他在位于今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的龙塘糖厂出生。父母都是糖厂职工,王禾禾随他们在此生活,直到12岁搬到海口市区。计划经济时代,海南多以农场、茶厂、糖厂等形式发展生产,龙塘糖厂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“当时糖厂离龙塘镇约有2公里。过去通往镇上的路是实实在在的土路。路两旁是茂密的甘蔗地、木薯地,孩子们都不往镇上跑,父母上班时,就结伴在糖厂里玩。”王禾禾回忆,当时厂区主要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,左邻右里相互认识,上班的父母也任由孩子们在厂区跑动。

龙塘糖厂厂区空旷,人却不多,办公楼、压榨车间、职工之家和宿舍楼是厂区的主要建筑。其中,压榨车间和办公楼是职工们工作的地方。

“我的父亲在车间上班,我总爱往那里跑。记忆中,在榨期,车间的烟囱呼呼地向外冒烟,有时是黑灰色,有时候是黄白色。”王禾禾介绍,当时车间实行24小时三班制。换班时烟囱会“呜呜”地叫,声音厚重、悠长。每次夜里烟囱一叫,我就知道当班的父亲要回家了。

“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职工之家,这是一栋5层的小楼,可以说童年大部分的消遣和娱乐就集中在这里了。”王禾禾介绍,职工之家里面设有很多文体活动区域,如乒乓球室、台球室、电视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等,孩子们都可以使用。但在夏天,所有孩子都会格外期待一件事,巡游的“小马戏团”会来厂区表演。身着“奇装异服”的演员们身怀绝技,歌舞、耍猴、喷火、舞蛇等演出,总让大伙啧啧称赞。

后来,龙塘糖厂改制关停,童年的伙伴们陆续搬离。“我曾专程回到厂区看一看,建筑都已化为碎石破瓦,但无论我走到哪儿,走多远,都抹不掉这段记忆。”王禾禾说,他会将童年照片以及这份记忆永远珍藏。■

此生的第一张照片

70后乡下孩子

文海南日报记者陈耿



1981年,陈耿在老宅伙房前的留影。

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在1981年拍摄的,每次从相册或电脑里看到它,当时的情境历历在目。

作为一名70后乡下孩子,小时候见过太多“走村”的老行当:卖冰棍的、卖猫屎糖的、理发的、收废品的……那时候这些人多是步行肩挑,极少有骑着28寸自行车来的。每每看到这些身影,小孩子们的快乐胜过看到远房亲戚带着礼物来时的欣喜,特别是卖猫屎糖的,给他一两分钱,他就剪下一小段粘性十足、粘有芝麻的糖条,那种香甜的味道,迄今难忘。

那些老行当,一个人往往能养活一家人。我的叔公无儿无女,他不懂农活,也没读过书,但对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换算了然于心,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,走村串户,收购或以猫屎糖换购破铜烂铁,除了养家糊口,还将我的二伯父送进了私立琼海中学(今海南中学)读书,然后读大学,分担了我爷爷6个孩子的抚养重担。叔公走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,二伯是今年4月走的,他们在世的时光都有80多年。

老行当中还有走村串乡拍照的,老家海口江东灵山就有一人,我记得他的村子就在我村对面的后坡村,隔着一个名叫“挖肚洋”的田洋。因为他,我有了此生中的第一张黑白照。

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。我们家离海边不远,祖辈和父辈晒过盐、捕过鱼,也曾经“巡海”。所谓“巡海”,听起来很有气势,其实是沿着海岸捡拾海浪漂来的塑料等废品,然后等进村

收废品的人来买走,换点小钱,贴补家用。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,我在幼儿和少儿时期,经常跟着父亲去“巡海”,海风大的时候,常常裹挟又轻又细的砂粒扑面而来,我经常睁不开眼,总要眯着眼睛。

大约是1981年秋的某一天,父亲和我“巡海”回来,刚好碰见对面村庄的拍照大叔走进我们家。他跟我父亲很熟,问我拍过照吗,我摇摇头。他便提出给我免费拍一张。当时我欣喜若狂,赶紧搬出一张椅子,没有换衣服,身上穿着那套父亲给我做的又宽又大的粗布衣服,就在那间又矮又旧的伙房前,光着脚丫,在摄影师的提示下,保持微笑,努力睁眼但右眼仍是半眯着,完成了照片的拍摄。照片冲洗出来后,那位拍照大叔又亲自将照片送到我们家,我父亲便一直将它夹在书本里。

进入1990年代,流行给照片过塑,我读中学的时候,担心那张照片受潮受损,还专门将家里的所有照片拿去塑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我完全是多虑了,也是多此一举,因为黑白照片要比彩色照片存放得更久,我父亲上世纪1960年代入伍时的黑白照片,至今完好无损。

再后来,2000年我大学毕业工作了,抽空便将家里所有的照片进行扫描处理,将它们“数字化”了,也包括我那张两寸的全身黑白照。■

80年后的童年记忆

跟爸爸去郑州「亚细亚」

文海南日报记者徐晗溪



1992年,徐晗溪的童年照。

1990年代初在河南有两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——“中原之行哪里去——郑州亚细亚”“星期天哪里去——郑州亚细亚”。亚细亚是当时河南最有名的商场,在国营商店一统江湖的年代,亚细亚在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很多传说:亚细亚营业员的制服,上身类似军装设计搭配白色健美裤;河南长得俊俏的姑娘,都以在亚细亚上班为荣;亚细亚有类似国旗班的仪仗队,每天清晨在商场门口升国旗奏国歌,做队列表演……

“亚细亚还有电梯呢!”那时候我的出生地河南汝南县,电梯是个稀罕物,大多数人都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电梯,甚至2000年初,家乡有了第一家安装电梯的超市后,很多孩子以乘坐电梯为乐,商场里经常可以看到爷爷抱着孙子来来回回坐电梯。

因此,当得知父亲要去郑州出差时,我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地央求着他带我同行。那时我还没读小学,约摸三岁的样子,基本没出过远门,对亚细亚之行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

父亲没有直接到驻马店市坐火车,而是先在驻马店住一晚,次日上午才出发。当时住在驻马店市西园宾馆,那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宾馆,据说还经常有外宾入住,孩子不懂住宿条件好坏,只是对西园宾馆里的一切感到新奇。因为当时我家住在县委家属院的筒子楼里,是双面楼,前后两间房,过道放着煤炉就算作是厨房,没有独立卫浴,一层楼只有一间公共厕所,不懂什么地板砖、木地板,看到西园宾馆铺着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见过的地毯时,我不顾父

亲劝阻,坚持不穿鞋袜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步。等走累了去洗手间,才发现这里更是“别有洞天”,没见过的抽水马桶、浴缸以及精致的镀金花洒,印象中我在洗手间拿着花洒躺在浴缸里睡着了。忘记是怎样坐火车去的郑州,只想起郑州时,天下着濛濛细雨,路上有点泥泞,父亲领着我去了亚细亚商城。

可能有了西园宾馆的铺垫,亚细亚商城的陈设没有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,只记得父亲在亚细亚商城给我买衣服,就是照片里的上装,玫红色灯芯绒套装,胸前还有一只别针。因为是雨天,担心裤子弄湿,商场服务员建议我只穿上衣,就没换新裤子。

买完衣服,父亲见我脚上的棉鞋跟新衣服不搭,便打算给我买双皮鞋。亚细亚商场有一个专门的鞋柜放童鞋,有点类似现在的首饰柜台,可以透着玻璃橱窗选购鞋子,一双双看下来真是眼花缭乱,最后还是在导购的建议下选了畅销款,那是一双红白相间的小皮鞋,售价近200元,在当时可是一笔“巨款”。

虽然之前也穿过皮鞋,但远不及这双好看,因此,顾不上下雨天,迫不及待就把鞋换上了,开开心心地走出了亚细亚商场。亚细亚商场紧挨着二七纪念塔(为纪念发生于1923年2月7日的二七大罢工而修建),广场上有很多照相摊,我便分别在亚细亚商场与二七纪念塔前各留影一张。

再后来,我去了开封读大学,父亲也到了郑州工作,每周末我都会乘郑汴公交车去看他,他还是会陪着我一起逛街。可比起商场买衣服,我更喜欢网购与去银基商贸城“淘货”,亚细亚之行也渐渐被我遗忘,一如这传奇的“中原商业航母”遗址,如今也成了郑州市历史保护建筑。■



等走累了去洗手